

第一部用生活幽默的猛料创作的爆笑小说

笑话不断
酷语连篇

SUSHI
—FENGHUA



俗世疯话

可笑的生活「滑稽版」◎.....尹祥智◎编著

云对雨，柳对荷，曼舞对轻歌
快活楼，安乐窝，野汉对娇娥
海对洲，浪对礁，天远对地遥
个个玩，人人搞，神挖对鬼掏

寻欢撒出钱八百，做人丧尽一生德
异域奇山秀，他邦仙子娇
为官心有色，饮酒面无酖

散打
小说

X I A O D E S H E N G H U O

现代出版社



第一部用生活幽默的猛料创作的爆笑小说

俗世疯话

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彭学云

装帧设计:武晓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俗世疯话/尹祥智著. —北京:民族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105-05024-1

I.俗... II.尹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24048 号

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社网址:<http://www.e56.com.cn>

(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)

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北京管庄永胜印刷厂印刷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1 字数:230千字
印数:0001-5000册 定价:19.80元

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

(总编室电话:64212794;发行部电话:64211734)

自序

我认为，国人虽幽默不足，却滑稽有余，虽笑语欠少，却怪行颇多。滑稽表面上看来是不及幽默意味之深长的，它给人一种直观浅显逗乐的感觉，但本质上其依然有着丰富的内涵。

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国人滑稽的形象。国人既大男子主义，却又得“妻管严”；既死要面子，却又吝啬小家子气；既愚昧冒傻，却又自作聪明；既在婚礼上敲锣打鼓，却在葬礼上也用同样的“道具”；既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却每年也买一本皇历；既男女之间穷追死缠自由恋爱，却在结婚时偏得“牵”个媒婆……

生活中的滑稽常常不经意间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戏中人没有存心要滑稽，戏外人却早已笑不成声。

生活中的滑稽常常令我们一笑了之，但反思顿悟时，却发现这平淡中的不平淡，这不平淡所表现出的平淡，总是那么令人思不尽，道不完。

当你深入了解生活时，你会发现生活竟如此奇怪。

当你认真品味此书时，你会惊叹国人竟这般滑稽。

我们没有华丽的词藻，我们只是用最平常的文字，组成最滑稽的句子，汇成最平常的故事。这本新型的另类小说以简洁的风格，朴实的文风，绝妙的语言搭配，完整的故事情节，带着你飘游在滑稽的世界里。别忘了，读这本书，其实

读的本身就是一种滑稽；不读这本书，你就更滑稽了。

我们没有太多的奢求，只愿你在茶余饭后，品读滑稽韵律，让滑稽来运动起你面部的三块肌肉，让滑稽来加速你的血流，来轻叩你的思想深处。

作者 2002 年出于北京

目 录

自 序

- 第一篇 城里乡下人 滑稽万里行 (1)
- 第二篇 穷人的笑话 富人的滑稽 (37)
- 第三篇 闲汉神吹怪谈 娇妇瞎侃梦话 (74)
- 第四篇 名流绝侃俏语 高手竞相搞笑 (128)
- 第五篇 吃喝嫖赌抽 五鬼闹江湖 (168)
- 第六篇 坑蒙拐骗抢 人世滑稽相 (206)
- 第七篇 画虎画皮难画骨 嘴尖皮厚腹中空 (232)
- 第八篇 情面难分又难舍 门里门外靠化妆 (256)
- 第九篇 滑稽情 滑稽爱 滑稽情爱擂台赛 (300)
- 第十篇 滑稽人 滑稽事 怪异社会滑稽相 (334)

第一篇

城里乡下人 滑稽万里行

1

“人生得意需尽欢，该要玩时就去玩，天既生我必养我，何必自己找麻烦。”著名的搞笑大师朱大场先生一边吟着这首小诗，一边走进站台，此刻，他刚参加完全国的搞笑大赛，正踏上归家的列车。为了解除旅途中的寂寞，一落座便和就近几位客人攀谈起来。谁知不谈不知道，一谈吓一跳，原来这几位竟是在国内久负盛名的搞笑高手，坐在身边的这位是来自天津的“狗不理”，对面两位是来自云南的“马大哈”和来自江苏的“牛皮王”。一阵寒暄之后，四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，朱大场更是乐不可支，他整天就盼望着与同行高手过把瘾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

几个人虽是初次见面，便老朋友般聊开了，牛皮王能说

SU SHI FENG HUA

俗世疯话

会道，但粗话颇多，不一会便引起了朱大场的注意，一连几个“他妈的”之后，朱大场乐了，翘起大拇指夸起牛皮王的“嘴上功夫”来，牛皮王不以为然地笑了笑。狗不理也说：“中国人说话不带脏字就不太正常了。”马大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说：“可不是吗？有人曾不怀好意地说，中国人嘴上‘做爱’的功夫是天下第一的。”

牛皮王也说，“中国人是不是世界上最爱说话的民族，在下无从考证，但说起‘君子动手不动口’的嘴上功夫来，恐怕真有点天下无敌的意思，但说实在的，我的特长不在这个，我以前是说黄段子的，也就是下半身特长。”

2 三人一听牛皮王这么一说，都来兴致了，让牛皮王一定得讲几个段子解解困。牛皮王连连推辞说荤的太俗了，只怕说出来污染环境，可狗不理等哪会吃他这一套，让他一定得讲。牛皮王见推不掉，只得说了个《闲着也是闲着》的荤段子。牛皮王说：“有一次我坐火车回家，看见一位老大爷提着一笼小鸡上车了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牛皮王顿了顿，坏坏地扫了大家一眼。马大哈督促他说：“你倒说呀！”牛皮王吞了一口口水接着说道……他找到座位坐下了后，鸡笼没地方放，就想放到座位底下，可是旁边坐着一个姑娘挡着。他跟那个姑娘说：“我想把小鸡放在你下面，能给我挪个地方吗？”老大爷见姑娘一言不发地盯住自己看，还认为姑娘没有领会自己的意思，老大爷指着姑娘的大腿说：“反正你下面闲着也是闲着，为什么就不能给我放放……”

马大哈首先拍手叫绝，其他人也都乐不可支。

狗不理说：“牛皮不是吹的，火车不是推的，老牛，你可真不赖，要不你再给我们说一个吧。”

牛皮王连连摆了摆手说：“狗兄弟你可别拿我老牛逗乐了，说实在的，只要是男人，谁没有几个经典的？”

朱大场点头表示赞同，说：“不止是荤段子，中国只要是涉及“性”方面的语言，语汇的丰富、变化的繁杂、涉及的广泛，堪称独步世界，举世无双，要想看看此类语言的奥妙，建议大家不妨去翻翻《金瓶梅词话》。”

牛皮王说：“既然说是推荐，老朱你肯定读过这书了，要不你给我们讲讲吧。”

朱大场连忙摇了摇头说：“没有没有，只不过听说书里面女人骂人花样繁多，堪称中国文学之最，所以才向大伙推荐。不过，我倒发觉“他妈的”这里脏话的“出口率”最高，从广东人的‘丢老妈’、福建人的‘干你娘’、东北人的‘妈拉个巴子’、华北一带的‘日你娘’大体上都是这个意思，所以，我们不能不赞同鲁迅先生的观点：最先发明‘他妈的’的人物，肯定是个天才。”朱大场说：“你牛兄也是个‘他妈的’人物！”

众人“轰”地笑了。

牛皮王说：“老朱你说得一点都不假，我‘他妈的’的确也是个人物，只不过是个小人物，刘邦他妈的才是个真正的大人物，传说刘邦因曾骂过“乃母，也就是他妈的意思，所以落了个‘轻士善骂’的骂名，还有一百单八将的武松，常用的口头禅就是‘没你娘的鸟兴。’所以和他们相比，我算什么？小巫见大巫而已。”

牛皮王正津津有味地说着，马大哈打岔说：“老牛，你息会儿吧，咱们理论联系实际，来个黄段子怎么样。”

牛皮王说：“那你说吧！”

马大哈说：“那我就说了。”

马大哈清了清嗓子说：“有个湖南老乡，他想在北京一家市场上买个皮箍，售货员是个女的，他问道：“细妹子，你这有皮箍卖吗？”售货员把皮箍听成了屁股，很是生气，便大声骂道：“流氓！”这湖南老乡以为售货员在说价格是“六毛”，便说道：“反正是我老婆叫我买的，管它六毛七毛呢！”售货员更气了，又骂道：“卖你娘的屁股！”湖南老乡也气了，他是把你娘听成了六两“皮箍那有论两卖的，想吭我们乡下人，不买了！”说完便扬长而去。

众人听后都乐了。朱大场说：“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，中国人一见短袖子，就立刻想到白臂膊，立刻想到全裸体，立刻想到私生子，这就是“正人君子”式的“创意”，“正人君子”式的思维。

4 朱大场的评论是精辟的，很具有说服力，所以众人都鸡啄米似的点着头，朱大场讲完了，都让他理论联系实际，讲个精彩点的。可朱大场却说自己不会，三人看他也不像是撒谎，也就让狗不理说一个。狗不理想了想说：“给大家说个生活片吧！我们厅里有位领导，当了数年副职，一直巴心巴肝地等着坐正。可每次都落空。春节的时候他就提着烟酒去给领导拜年，诚恳地跟领导说，我已经是个老同志了，很想在退休之前多负点儿责。领导就说了些过年话，比如一定会考虑的等等。他一高兴，回去就把新名片印好了。没想到任命下来了，他不仅没能多负点儿责，连原来的责也不要他负了，让他休息。这下我们领导的革命意志一下子垮了……”

牛皮王问：“怎么个垮法？未必他还能以身殉职？”朱大场说：“说，那叫以死明志。”

狗不理说：“别打岔。那天他情绪低落万丈，就一个人上街闲逛。无意中走进了一家卖影碟的小店，他就想买盘碟来散散心。他在那儿转悠的时候，小老板主动上前问道：‘不知这位先生想看什么类型的片子？’领导不摸行情，就说，你给推荐一个吧。小老板说，是不是要过瘾的那种？领导说，当然要过瘾的。小老板马上说，要过瘾当然是看生活片啦。没问题，我马上给你找一个。”

朱大场说：“我也喜欢看生活片，我不喜欢看打打杀杀的那种。”

另外的人都笑起来。

小老板看他一脸茫然，就坏笑道：“老先生不要不好意思啦，看生活片很正常的啦，很多男人都看的啦，看了以后就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啦。”

狗不理说：“我们领导从小老板的话里终于明白‘生活片’是什么意思了，就含含糊糊地说，好吧，来一张生活片。”要知道我们领导可是一辈子规规矩矩，对老婆忠于职守，从没干过一件亏心事的。如果不是仕途受挫，他哪会想到这事？他横下一条心，拿着生活片回了家，一回家塞进了文件柜，还上了锁，生怕老婆和女儿看见。

狗不理说：“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领导就跟老婆说，你先睡吧，我还要赶个材料。”老婆一点儿疑心也没有，就去睡了。等老婆睡了，他就贼乎乎地把生活片拿出来，放进了影碟机里。他拉上窗帘，把音量开到最低限度，然后心蹦蹦跳跳着坐下来看。看之前他还给自己找了一万条理由，比如反正自己现在和公园里那些遛鸟的老头儿已经没什么区别了，还那么严格要求自己干吗？片子终于开始了，一

个男人走出来了，手上拿了把二胡，鞠了一躬，就坐下来开始拉。领导想一定是部关于音乐家的“生活片”，就耐心等待。可是等啊等啊，那个男的拉了一曲又一曲，就是没有别的事，我们领导只好用遥控板一个劲儿地快进，可是进到结束还是二胡……

众人大笑，连一直沉默不语的朱大场也忍俊不禁了。

马大哈说：“好，这是个很有寓意的故事。但却与‘荤’字搭不上界，不如让我给大伙来段经典的。”马大哈就是马大哈，丝毫不顾及别人的面子，但狗不理也是豪爽之人，所以也不生气。点着头说：“行，我们听你的。”

朱大场和牛皮王自然也没什么意见。

马大哈说：“话说在一个小山村里，来了一群不知打哪来的当官的，村民们杀鸡宰牛地款待客人，把一头公牛吓得直往村外跑。公牛正跑着，却听见后面有脚步声跟了过来，以为是村民追出来了，扭头一看来的却是头母牛，公牛很奇怪，便停下来问她：‘我跑出来是听说那些人要吃牛鞭下酒，你又没那玩意儿，跟着我瞎跑什么呀！’母牛一听不高兴了，生气地对公牛说：‘你以为我想和你跑呀，我刚才听他们说了，他们吃完牛鞭后，还要吹牛逼，不跑，不跑等他们来吹我呀！’”

马大哈的故事讲完了，朱大场等都乐了，牛皮王说：“敢情是说咱们来的。”

马大哈忙说：“我没那意思。”

狗不理说：“不错，有点意思！”

马大哈冲着一言不发的朱大场说：“老朱，你也提点意见吧！”

朱大场慢吞吞地说：“经典的段子，像兄弟你这样经典的段子我还是头一次听说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，你倒说呀！”马大哈催促他说。

朱大场说：“不过我看倒看过不少次了，好像是《笑林广记》上面的。”

马大哈说：“我也是从别处听来的，书我倒是没读过。”

朱大场说：“那上面大多数是些嘲讽类的故事，可称得上是一本骂人的百科全书。”

朱皮王问：“那书上都是怎么骂的，我一直都想看看这书，但一直都抽不出时间来，你给我们说说吧！”

朱大场说：“其实没什么新鲜的，只不过骂的层次不同而已。”

骂人的话可分为基础级、比较级、最高级三种等级，级别越高，花样越翻新，内容越多样，方式越直接。基础级如抠门、缺德、懒虫、废物、草包、混蛋、赔钱货、讨厌鬼、吹牛逼、放狗屁、不要脸、老不正经等；比较级如婊子、破鞋、疯狗、叫驴、狗日的、丫、王八蛋、烂眼皮、没屁眼、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等；最“高级”的骂语则为“我 V 你 N”句式，其中 V，最常用的动词读如 cào，或读如“日”，亦可写作“禽”，朱大场用食指在桌面上比划着，牛皮王等均凑过来看牛皮王在桌面上比划着说：“从性别结构上来看，骂人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男权话语。”

朱大场说：“曾经有两个女人在大街上对骂，一曰：“我×你妈！”另一位反驳：“你拿什么×我妈？”那位先骂者甚是聪明，还道：“我叫我爸来×你妈！”滑稽的是，在传统男权意识的浸淫下，即使是骂街，女人也只能沿用阳具中心的

大男子主义话语模式。

牛皮王问：“这是书上的吗？”

朱大场嘿嘿地干笑着说：“不是，是我总结出来的。”

狗不理也笑着说：“我们以后叫你朱总得了。”

马大哈说：“朱总，你还没总结完呢！继续吧！”

朱大场说，第三个方面是从性别上来看，在性别上，一类从类别上看，一是与性行为或性器官有关的谩骂；二是与辈分有关的谩骂，骂人者无非是想做那被骂人的老子、老娘、祖宗，将被骂者封为其龟儿子、龟孙子之类等；三是侮辱人格的谩骂，大多将被骂者贬低为乌龟、笨猪、狗东西等；四是讽刺挖苦人有生理缺陷，如头发少戏骂为秃驴，脸上有麻子嘲骂为“坑人”等。

“这些骂人方式，在书里都有。”朱大场说。

狗不理说：“举个例子吧！”

朱大场犹犹豫豫地说：“恐怕不好吧！”

狗不理拍了下他的肩膀说：“大老爷们怎么磨磨唧唧的，跟娘们似的。”

朱大场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：“哪……好吧，我就来说一个《笑林广记》上的。”朱大场说：“话说有一个老师带着三个学生去嫖妓，可不巧的是，妓院却只剩下一个妓女了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老师建议说：“要不，由我来出题考考你们三个吧，要是你们都答对了，就你们三个人去，要是你们谁答不上来，老师我就不客气了。”

三个学生都同意了。

接下来由老师出题。

老师问第一个学生：“你知道天上有几个太阳吗？”

第一个学生很肯定的回答说：“当然知道，不就一个吗？”

老师笑着说：“对了。”

老师接着问第二个学生：“你知道天上有几个月亮吗？”

第二个学生想了想说：“知道，也是一个。”

老师也面带微笑地说：“对了。”

老师接着问第三个学生：“你知道天上有几颗星星？”

第三个学生愣了，他怎么知道天上有多少个星星呢？

朱大场讲完了段子。很谦虚地笑了笑说：“说得不好，见笑见笑。”

狗不理呵呵地乐了，说：“这不是骂人的呀，再说个骂人的我们听听。”

马大哈也坚持让朱大场再说一个。

牛皮王看了看表说：“我看来来不及了，咱们下车后再与老朱理会吧。”

车至终点，朱大场就将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，为尽地主之宜，特做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大家开怀畅饮，无所不谈，真是三句不离本行，开口就说起玩笑，作为主人的他首先就发表自己的看法：“俗话说，笑一笑，十年少，忧愁烦恼都溜掉，可惜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，人人都为生存而奔波，笑声渐离我们远去，想起真是痛不欲生啊！为了创造一个愉快的生存环境，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，因此我们必须把搞笑事业发扬光大，大家联合起来，大干一番。”

“是啊！”狗不理接着说。“面对人生世相，面对各色人等一场场令人捧腹的表演，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呢。”

“‘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，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

人’不管是溜须拍马者，还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之流，他们那一副副的滑稽相，都是我们搞笑的极佳素材。各位说我说的不是道理？”牛皮王问。

三人均点头称是。

马大哈接着说：就拿大款来说吧。以前的大款喜欢摆谱，现在的大款们都突然像电影明星似的，开始想过普通人的日子了。

比如，在金碧辉煌的大饭店，面对琳琅满目的轩尼诗、马爹利、路易十三、人头马 XO，腰缠万贯的他偏偏问小姐：“有二锅头吗？”这种玩“平民意识”的大款，用北京话来说，叫做“脏款”；按“格调”的社会等级划分标准来看，至多可以算个“上层贫民”。

中产阶级喜欢玩格调，以至于流行“与毕加索喝咖啡、与莫奈赏花、与梵高共品葡萄酒、与雷诺阿共进下午茶”……以此类推，没准儿哪一天他还会“与罗丹喝啤酒”、“与塞尚泡酒吧”、“与米开朗基罗共洗桑拿浴”……

毕加索喜欢喝咖啡，所以“与毕加索喝咖啡”就有格调。众所周知，毕加索还喜欢画鸽子，所以，某酒楼也来凑热闹，打出一条广告：“与毕加索吃烧乳鸽。”

朱大场接过他的话说：“你们城里人还有一种臭德性，到农村来撒野还美名其曰‘返璞归真’。”

却说一个周末，一个愣头青仅仅是随旅行团到不足 10 公里的郊区农村参加一次“乡村野趣一日游”，他也会从鞋底武装到牙齿：戴上太阳镜、穿上登山鞋、涂上防晒霜，然后再背上一个装有水壶、雨衣、地图、指南针、手电筒、瑞士军刀、感冒灵、创可贴、消炎药的旅行背囊。在农民的菜

地上，他还兴高采烈地问这问那：“哇，这是什么花？好可爱哦！”几位老农憨厚地介绍说：“这就是番薯开的花、番薯长在土里面……”

其实，他本来就是吃番薯长大的，只不过 1990 年才考上大学，实现了“农转非”，并把他爹改叫“爹地”。真是太可笑了。城市里还有一种人自己已经直奔而立之年了，还喜欢戴着童话味道的渔夫帽，穿着孩子气的袋袋裤，背着卡通风格的双肩包，手里拿一瓶甜甜的、酸酸的娃哈哈果奶，用台北版国语奶声奶气地说：“哇，好好喝也……”不知他有头疼脑热，会不会去挂儿科？

几个都爽朗地笑了。

2

朱大场话音刚落，来自天津的“狗不理”就建议，每人讲一个故事。当这个提议摆上桌面时，桌前坐着的四个人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。你想想，晚宴从六点就开始了，一直持续到眼下十一点，能不醉？朱大场这人没什么主见，但最善于发挥别人的主见了。虽然现在已经当上老板，依然如此。他说，我同意每人讲一个，但这故事必须是电视上没播过的，报纸了没登过的。也就是说，要新鲜、独特、稀奇古怪。

坐在他旁边的狗不理马上说，对对对，要稀奇古怪。

朱大场又说，最好还要好笑，反正越滑稽越好。

脸已经红得要烧起来的牛皮王说，老朱说得不错，咱们今几个高兴，得说点逗乐的事儿，幸亏我当过几年的公安，